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儀禮私箋一

遵義鄭珍子尹著

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

按儀禮每篇首句是其標目其目爲士禮者曰士冠士喪士虞士相見凡四篇此經止首曰昏禮原無士字則爲上下通行之禮也原前聖之意蓋以天子諸侯雖尊其未卽

位而昏者卽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卽位始昏者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必不能外
六禮而別有所行而其行六禮也雖使者異人車服異等
圭幣異制送逆異宜至儀節之大端尊卑無或異故筆以
爲經據上下通制立文而不專名爲士亦猶喪服爲上下
通制或降或絕自以人分不可目爲士之專禮也曰下達
者總冒全篇言此禮自上通下爾云敖氏云此謂自天子
達於庶人納采皆用
鴈也餘禮用鴈皆當下達惟錄記者乃首標士昏禮其所
納徵或異此本朱子意言之
記亦多士庶所行至漢大師題次篇目因於經目外加士
字標曰士昏禮第二其實經原不以爲士禮也康成但據
先師題次卽是專爲士禮於下達二字不得不以媒氏下

通其言解之朱子譏其迂滯不通宜矣而朱子言大夫執鴈士執雉昏禮摯不用死故士至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意下達二字爲用鴈一事而發則是禮爲士禮而下達乃文主大夫說亦不安近秦氏蕙田謂男先乎女六禮皆然故曰下達不特用鴈一事沈氏彤謂昏禮上當脫士字下達上當脫使媒氏三字皆就鄭義推說要非經本旨

又按白虎通義云用鴈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注取順陰陽往來本前義疏釋以夫爲陽婦爲陰取婦人從夫之義非注意惟云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極確秦氏蕙田乃謂士庶人攝盛故用大夫之鴈若卿以上當用本等之摯不必下同大

皇清糾角編
夫不思摯不用死若孤執皮帛則爲死物矣

又按媒氏者媒灼之稱凡會合兩姓男女者士大夫則親
戚僚友爲之是謂之媒周禮媒氏自是官名以掌民判號
媒氏非以一官而與眾姓作媒也疏謂此官傳通男女使
成昏姻非注之謂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
其禮於禰廟也

按神祖父之神也駁五經異義卿大夫無主几筵以依神
故少牢之祭有尸無主布席訖主人將以當行之事告凡
六禮皆然使若祖父臨之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廡

按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禮至納徵始昏定而受幣甫行
采擇尙不爲親何親之之有所謂示親親者蓋女家於六
禮皆爲神設席使若祖父臨其禮者然而其神位在阿之
後後楣之前使者當阿致命其意壹似親近几筵令主人
之親聞之者然所以示親近主人之親也不然主人在阼
階上賓乃深至棟下以致來命何爲哉此康成所以必從
古文也或以棟下與主人南北甚相懸廡或別名爲阿當
從今文安知鄭義

女從者畢袵元纁笄被纁黼在其後

按經壻從者內有婦人女從者內有丈夫丈夫元端婦人
衫元纈黼兩家同經於壻下止敘丈夫女下止敘婦人令
互見也壻家往女家迎婦者男婦皆謂之御御迎也女家
送女往壻家者男婦皆謂之媵媵送也

春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左傳晉執

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齊析歸父媵女是媵不專爲婦人也

壻與婦各從車二乘

車容三人除御者一人可知送者迎者男婦各三人也壻

之從車二乘其一爲二丈夫所乘以相壻至女家行禮者

如壻至大門擯者請事而對以吾子命某云云者其辭卽

出此二人非壻自對之也其一爲二婦人所乘沃婦盥餼

婦餘之御其非男子無疑若非實有訝女之事何由得稱

爲訝蓋從往女家者也婦之從車二乘其一爲二丈夫所

乘以護視女之在塗致器皿而歸饗俎者也其一爲二婦人所乘女之衣服沐浴飲食纒笄及受笄受脯等事皆賴之者也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注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

按出出廟門也壻降之下先言出始云婦從降自西階明止是壻行婦卽行見男率女從之義非必雙雙而同降階也奠鴈後女出母左受父之戒及西階上受母之戒至降階則下記云庶母及門內施顰列女孟姬傳姑姊妹戒之門內皆不容壻在其間故壻降徑出廟門亦禮不參也婦

車在廟門外壻出登車以待授綬敖氏云降出出外門俟婦車亦在大門外按曲禮客車不入大門注謙也聘禮注賓車不入門廣敬也是非客車則入大門矣又穀梁桓三年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卽廟門則闕門卽大門惟婦車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其兄弟送至此視登車訖加景已驅故可不出大門若女至大門外始登車而兄弟送止於門內古今有此情理乎

御者代

按此車夫家所供御以來迎者爲夫家之人今若御婦殊礙代御者當是女家之子弟

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

按婿授轡於代者卽下車出大門外乘其車先發諸從婿者亦隨之而發及己家大門外其贊婿者及婦人訝者亦當同俟

媵御沃盥交

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媵沃婿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按御疏云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李氏心傳云婿家之女侍以其爲婦人是也云賤侍則非下經徹同牢之饌設於房中云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贊酌外尊醕之又盥饋之饌亦徹於房中云媵御餽姑醕之雖

無娣媵先言無娣則有有娣者矣娣乃婦之女弟至於壻家而僅與其賤侍對食饌餘有此理乎且姑醕御以禮優之也而謂須進酒以與其家婢侍漱口安食更有此理乎然則媵御爲兩家隸子弟之妻妾無疑

又按盥以潔手時壻與婦以將同牢禮食故壻盥媵沃之婦盥御沃之敖氏謂媵沃御盥御沃媵盥媵御須盥何爲說殊謬注之南洗北洗司馬氏書儀謂洗在阼階東南旣升階不云降階何由復至洗所因改制夫婦先盥乃升階愚竊謂南洗不獨如司馬所疑壻卽降盥而婦人禮不下堂媵又焉得沃之至於北洗在房中北堂婦若就盥當由尊西出室戶入房戶始北至洗所此時新婦初至於大門

寢門皆婿揖入及入室亦婿先導之謂入室後卽隨婿家
從者出室入房以至北堂就盥盥訖又出房入室復尊西
之位亦斷無此理據朱子家禮婦婿交拜後婦從者布婿
席於東方婿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婿盥於南婦從者沃之
婦盥於北婿從者沃之婿揖婦就席其云於南於北卽在
室中推朱子之意蓋以康成謂設在室南者爲南洗設在
室北者爲北洗非指在庭及北堂者故撰家禮依用之經
注之旨必如是乃通而無礙愈見朱子於鄭義無微不至
秤過勝司馬諸人遠矣上經設洗於阼階東南者爲舉者
盥出及贊者洗爵醕酢之用北堂洗舅姑饗婦時乃設之
又按敖氏巧於改鄭於此盥亦熟計婿與婦皆不合遂云

交者御沃腴盥腴沃御盥也此盥蓋於北洗不思盥者將爲有事以示潔腴御此時並無其事而忽至北堂其盥胡爲乎

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

按贊者蓋二人此與醴婦之贊下記謂之老卽父之家相年高者也其贊同牢宜有一人副之夫婦祭則皆祭食則皆食醕則皆醕拜則皆拜所謂一與之齊也若贊止一人則每事皆婦後於夫於經諸事皆不合且每醕壻受爵拜贊答拜訖乃復降洗升酌授婦及婦拜贊答訖其夫婦乃皆祭中間壻持爵久待尤礙事理故知宜有二贊殆贊壻者老贊婦者卽老之妻歟

且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

注豆東菹醢之東

按同牢之禮夫婦共俎故曰其牢而食以同尊卑其牢猶曰共俎也上經陳三鼎其實特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俎下經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是舅姑異俎分載故云側載夫婦同俎共載故云合升而異俎者爲異尊卑則同尊卑者共俎決矣又其饌在奧近南夫婦席位東西正向故曰對席對筵若少偏則非對也此在經及注甚明白李氏如圭云婦亦有俎以俎設豆西魚次腊特於俎南楊氏復據爲圖於婿婦席前各有三俎悖經之極敖氏獨斷其謬解

七俎從設爲三七三俎甚合而謂婦席於壻席少北以其
說婦豆所當推之則婦席去壻席過半又謬對席之義然
於同牢無悖也後之說者反斥爲誤而從楊氏經義紛岐
其旨益晦今先繪圖明之後按經注疏之而諸儒之非各
見矣

北

醃豆

菹豆

醬豆

清登



腊

豚

俎

黍



組

魚

俎



百

百集

西曆一千九百